

才情厚重 骨气端贞

——陈子昂人生刍议

陶武先

【作者简介】

陶武先，男，1948 年生，四川射洪人。曾任四川省第十届政协主席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。

《为乔补论突厥表》《上西蕃边州安危事》《谏雅州讨生羌书》《上军国机要事》《上益国事》等,强调大国自谦、息兵止战,倡导“各族共欣荣,黎民方安然”。[38]这种与邻国和少数民族友好相处、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主张,具有突破时代局限的意义。——**力促宗室安宁**。洞察“天下士庶,思愿安宁”[39]的现实,呼吁“安士”。针对李唐宗室或遭诛杀,或被流亡,或遭监禁,惶惶不可终日的现状,直谏武则天安抚宗室、明公恤狱,终止设铜匭、广开告密之门等做法。并以诗讽喻,“乐羊为魏将,食子殉军功。骨肉且相薄,他人安得忠?吾闻中山相,乃属放麋翁。孤兽犹不忍,况以奉君终。”[40]其从“安宗室”的角度出发,劝谏当政者戒薄情、滥杀,改善士不自安的现状,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。

初心终不渝。陈子昂虽仕途艰难,但忧国爱民的笃定和坚守,却为其短暂生涯赋予了久远内涵。——**执着于始终**。以平生所学实现“成千岁之业,立万代之规”[41]的抱负,贯穿其仕途始终。他还是“草莽之臣”,便时常上书言政,表乞罢职归乡之际,犹上《上蜀川安危事》,“以义补国”。[42]从“方谓明天子,清宴奉良筹。再取连城璧,三陟平津侯”[43]的雄心满怀,到“长鸣复谁闻”“时醉独未醒”[44]的郁孤愤懑,毕生失意,四处碰壁,但自始至终能知而进言,力谏不止。——**信守于挫折**。屡次谏书针砭时弊、剖陈政见,往往石沉大海,有去无回。指责酷吏,言多切直,招致嫉恨,曾被构陷为“逆党”,几死狱中。言不为所用,人常遭其损,身心俱受创伤。尽管认清了“江海事多违”、“贤圣不相逢”[45]的严酷现实,依然故我,信守初衷,近乎固执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——**坦然于生死**。“危言正色,抗议直辞,赴汤镬而不回,至诛夷而不悔……实以为杀身之害小,存国之利大。”[46]其言也凿凿,心也切切,行也孜孜。作为谏官,其建言献策,往往不为自身进退而权衡得失,为利天下而不避趋个人祸福。所谓壁立千仞、无欲则刚,他有此置生死于度外的襟怀,故能直陈治世利害而无忌忌,对于当时讳莫如深的李唐宗室、威权酷刑等,常“不憚死亡之诛以极谏”。[47]其“少学纵横术”[48],但入世不取纵横家的权变,“宁随当代子,倾侧且沉浮”[49],终因坚守内心方正,了无圆滑世故行迹,故于生死也坦然。

诚如王夫之所说“非但文士之选也,使得明君以尽其才,驾马周而颞颥姚崇,以为大臣可矣”[50]。其生逢上承“贞观”,下启“开元”的盛世,惜乎不能“尽其才”,仕途政绩,不可与一代名相马周、姚崇同日而语。但是,若不以结局论英雄,其忧国之心、爱民之忧、治世之才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之担当,又岂能以仕宦品位衡量?

三、骨正气端之贤哲

诗作不多而绝唱千古,仕途不达而蜚声后世。倡导诗文革新,则横扫颓废而开一代新风;经历宦海沉浮,则立定脚跟而不左右摇摆;致力修齐治平,则集义气、志气、骨气为一体。以此而论,陈子昂不愧贤哲。

凛然有义气。承继家传纵横、墨家影响,兼得道、释濡染,深受儒家熏陶,陈子昂的豪侠、忠义之气,修养在心,焕发于行。——**不平则鸣显侠义**。“始以豪家子,驰使使气”[51]“尚气诀,弋博自如”[52],他面对不平之事,有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豪侠果敢。友人乔知之被武氏当权者迫害致死,知情者多三缄其口,他独不然。宗人死狱中,人或知其蒙冤,每惧峻法酷刑,畏言远祸,他“敢冒万死”[53],上《申宗人冤狱书》,为其打抱不平。“赤丸杀公吏,白刃报私仇”。[54]其嫉恶如仇的侠肝义胆,于情可谓豪放仗义,于理亦显浩然正气。“持正论而不挠……而贼臣凶党,弗能加害,固有以服其心而夺其魄者,岂冒昧无

择而身试虎吻哉”。[55]可见,《新唐书》论其“少威仪”,或失偏颇。侠之大者,正气在抱,则威仪其外。——**为国利民守大义**。因支持“武周”而上《大周授命颂》《为赤县父老劝封禅表》,拥戴武则天称帝,有人议其“贰臣”,誉其操守。其时,武则天当政,锐意改革,打击关陇氏族集团,平民百姓更多受益;选贤任能,广开庶族文人入仕之路,陈子昂也得以凭科举除官。如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具体分析,不难发现,其拥武则天,或许有谋求仕途、施展抱负的意愿,但主流是拥护利国安民的施政改革。如从其仕宦生涯的角度具体考察,显而易见,在“武周”和“李唐”之间不模棱两可、左右逢迎;择拥“武周”,却又直陈为政之失,不一味阿附、违心顺从。因此,“贰臣”之议、“操守”之讥,显然有失公允。洗心守正义,立世或孤独。拂去历史的尘埃,凝视其茕茕的背影,可见取义舍利的果毅,“以私义而害公法,仁者不为”[56]的刚直,“天下为公”的凛然大义。

坚贞有志气。“陈君道可以济天下,而命不通于天下;才可以致尧舜,而运不合于尧舜”。[57]陈子昂失意当时,惜乎壮志难酬,传诵后世,贵能笃定其志。——**志存高远常思振奋**。“志不强者智不达,言不信者行不果”。[58]其仰慕鬼谷子“囊括经世道”“舒之弥宇宙”[59]的雄才大略,不愿“空与麋鹿群”。[60]读书时便立下“以公济天下”[61]的大志。有生之年,或上书规劝,或诗文讽喻,輶而不舍表达自己的治世主张。数蒙召见,不曲意逢迎而邀宠幸,“同游英俊人,多秉辅佐权”[62],不为求闻达而改立场;“位下何足伤,所贵者圣贤”[63],历任三职,遭贬两度,不为求苟安而弃坚守。最后,宁愿“归从海上鸥”[64],辞官归乡,也不改易辙。——**志循大道终能独善**。痛苦始于思考,悲愤源于求索。其“幽居观大运”,[65]考察天人,上下求索天地之道、时运之道、治世之道、人生之道,饱受其所贵者之寂寞。经天纬地的大志,最终换得遗世独立的孤独。但是,道阻且遥的严酷,未能终止其对“大道”的追寻,反而使其思考愈加深邃、悲天悯人之情更加浓郁。于是,幽州台上,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,独沧然而涕下”[66]。面对悠远时间、广袤空间,他深深感同“往者余弗及兮,来者吾不闻”[67]的苦闷,“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”[68]的愤懑。其所“见”所“念”所“涕”,以及喷薄于胸中的呐喊,岂止因于个人功业未就,或更源于报国安民的壮志未酬、壮心未已。匡时济世之愿,终如水月镜花。然而,稳如磐石的立场,九死无悔的坚守,于有识之士,又岂能或缺。

不屈有骨气。“恶凶险之类”“无邪佞之朋”“憎贪冒之党”“疾苟且之徒”[69],陈子昂高蹈豪迈,底蕴于骨气端直。——**“事君端忠贞”[70]的耿介**。正所谓公道于则,则骨必正、气必华、言必直。“拥武”而不为“武”所用,心中存因或在耿介端贞,不溢美,不讳疾。其力谏酷吏之害、穷兵之祸、佞佛之弊……无时无不显“骨鲠”秉性。杜甫评价其“终古立忠义,感遇有遗篇”[71],而新旧唐书却言其“褊躁”,或许恰好证明了他不说违心话,不行苟且事,不做两面人。——**“众趋明所避”[72]的方正**。渴望仕途有所建树,但绝不“骄荣贵工巧,势利迭相干”。[73]倍感孤独无助,而又不党不群,打心眼里鄙视“市人矜巧智”“倾夺相夸侈”。[74]拥戴武则天,却与武三思、武攸宜等武氏权贵形同陌路;与酷吏来俊臣之流、宵小薛怀义之輩泾渭分明。“逶迤势已久,骨鲠道斯穷”[75]的现实,反而坚定了内心的坦荡,宁愿选择地位卑微,也不附势求荣,玷污骨子里的清高。——**“此节无凋零”[76]的劲朗**。“岁寒霜雪苦,含彩独青青……春木有荣歇,此节无凋零”[77]。正如其诗中的“修竹”,一生多“霜雪”,而大节无亏,风骨劲朗。居庙堂以“谏言”尽臣节,事父母以孝悌尽子节,重人品则“朋友笃信诚”“立身贵廉明”[78],养官德则“从官重公慎”“理讼惟正直”[79],至“纵横策已弃”“私有挂冠之意”[80],则独善其身养气节。为此,初唐至五代,其高尚气节广为颂扬。李白称其为“凤与麟”[81],杜甫称其为“哲匠”,白居易“每叹陈夫子,常嗟李谪仙”[82],陆龟蒙盛赞“李杜气不易,孟陈节难移”[83],牛峤将陈子昂、杜甫称作“二贤”[84]……北宋以后,才有“无节”“善谏”“不知礼义廉耻”之议。诚然,站在客观论人的角度,白璧有瑕,人无完美,存在不足未可避免;站在知世论人的角度,史实背景不可脱离,存在历史局限也是必然。但“无节”“善谏”之论仍可商榷。以近侍朝

官身份,竟逝于县令冤狱,试使子昂果善于谏侯,又岂如是哉?

“古者富贵而名磨灭,不可胜记,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”。[85]诗家浩如烟海,名宦繁若星辰,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[86]历史长河大浪淘沙,而陈子昂至今为人津津乐道,因其诗文欤?因其忧国欤?因其气端欤?

【参考文献】

[1][唐]韩愈·荐士[M]// 钱钟联,韩昌黎诗系年集释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4.

[2][16][62][63][71][唐]杜甫·陈拾遗故宅[M]//[清]仇兆鳌·杜诗详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
[3][15][52][宋]宋祁·新唐书·陈子昂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
[4]陈衍·石遗室诗话[M]// 张寅彭,主编,民国诗话丛编,上海:上海书店,2002.

[5][7][9][10][13][21][22][23][24][25][26][27][29][31][32][33][34][35][36][37][38][39][40][41][42][43][44][45][46][47][48][49][53][54][56][59][60][61][64]

[65][66][69][70][72][73][74][75][76][77][78][79][80][唐]陈子昂·修竹篇并序[M]//陈子昂集·徐鹏,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
[6][唐]姚思廉·陈书·后主本纪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2.

[8][唐]梁肃·补阙李君前集序[M]//[清]董诰·全唐文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
[11][明]高棅·唐诗品汇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.

[12][唐]卢藏用·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[M]//[清]董诰·全唐文.

[14][明]张颐·陈伯玉文集序[M]//[唐]陈子昂·陈子昂集·徐鹏,校.

[17][唐]白居易·初授拾遗诗[M]//[清]彭定求等编·全唐诗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
[18][宋]严羽·沧浪诗话·诗体[M]//何文煊,辑·历代诗话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
[19][金]元好问·论诗三十首[M]//[清]施国祁·元遗山诗笺注.北京:中华书局聚珍仿宋本.

[20][战国]荀子·大略[M]// 章诗同·荀子简注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4.

[28][30][51][唐]卢藏用·陈子昂别传[M]//[清]董诰·全唐文.

[50][55][清]王夫之·读通鉴论[M].舒士彦,注解.北京:中华书局,2004.

[57][唐]赵彦·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[M]//[清]董诰·全唐文.

[58][战国]墨子·修身[M]// 吴毓江,撰;孙启治,点校·墨子校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93.

[67][战国]屈原·远游[M]//[宋]洪兴祖·楚辞补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
[3][清]荀子·正论[M]// 章诗同·荀子简注.

[81][唐]李白·赠僧行融[M]//[清]王琦,注·李太白全集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
[82][唐]白居易·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[M]//[清]彭定求等编·全唐诗.

[83][唐]陆龟蒙·裴美先辈以电蒙所献五百言,既蒙见和,复示荣唱至于千字,提掖之重,蔑有称实,再抒鄙怀,用伸酬谢[M]//[清]彭定求等编·全唐诗.

[84][唐]牛峤·登陈拾遗书台览杜工部留题慨然成咏[M]// 陈尚君,辑校·全唐诗补编.北京:中华书局,1992.

[85][汉]司马迁·报任安书[M]//[汉]班固·汉书·[唐]颜师古,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[86][清]赵翼·瓠集·论诗[G]// 清代诗文集彙编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



本版稿件在《大周末》网(http://www.qxh.com.cn)和《潮头文学》公众号同时刊发



陈子昂,表字伯玉,籍贯射洪,初唐诗人,品位拾遗。千百载以降,言诗者多师法其“风骨”“兴寄”,治世者常赞叹其高见卓识,修心者每感喟其凛然大义。四十二岁,英年早逝。然观其一生,才情厚重,骨气端贞,多难而奋厉,短暂而光彩。

一、诗文革新之先驱

“国朝盛文章,子昂始高蹈”。[1]针对六朝以来颓靡文风,陈子昂提出了“风骨”“兴寄”的主张,从立论和践行两个层面开一代诗风。杜甫盛赞“公生扬马后,名与日月悬”。[2]当世奉为“海内文宗”[3],后人誉为“诗骨”。

秉扬弃而定方位。沿既有道路前行,平易却难致远。而另辟新径,须合理扬弃。“一代唐音起射洪”[4],陈子昂开启唐代诗文革新帷幕,是历史选择的偶然,也是其知行合一、革故鼎新的必然。——**以知识奠基**。不回溯源流,难涤荡流弊。“汉魏风骨,晋宋莫传”“齐梁间诗,彩丽竞繁,而兴寄都绝”[5],今作“不崇教义之本,偏尚淫丽之文”。[6]始于知之深切、识之准确,发于行之自觉。其历览丘坟群典,溯考诗歌流变,研摩汉魏诗作,甄较晋宋齐梁乃至时人作品。在反思历史中审视现实,秉承“兴寄”“风骨”之说,针砭“绮丽”“颓靡”之病,进而明晰了诗文革新“破”的“靶子”,“立”的方位。——**以见识升华**。稽古而不泥古,对传统文化之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,实质是从深厚土壤汲取养分,为扬弃传统和改革现实蓄力。针对“风雅不作”的现状,倡导恢复汉魏风骨,“图正始之音……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”。[7]这种以继古为号、指向革新、破立并举的见识,与后来唐代古文运动异曲同工,具有推陈出新、革旧布新的实践意义。——**以胆识行为**。对于初唐诗文沿袭齐梁,形式靡靡、内容苍白、格调颓废、旨趣低俗的弊端,唐初魏征、王勃等曾予指陈,时人亦尝有挾伐。但如何“以风雅革浮俗”[8],至陈子昂,始有一人振臂、群贤响应之举。其以“拔剑起蒿莱”[9]的胆识,棒喝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”[10],力行“风骨”“兴寄”,引发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接踵而进,“上遏贞观之微波,下决开元之正派”[11],蔚成唐诗大观。能勾画革新线路,首肇新局,得益于见之广的眼界、识之深的智慧,更在其始终关注凝思史实,着力扬弃方位,于探寻中取舍,在继承中革新。

立风骨而开格局。“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……崛起江汉,虎视函夏,卓立千古,横制颓波,天下翕然,质文一变。”[12]陈子昂对诗文发展的主要贡献,在于力倡继承“风骨”“兴寄”,力求拓展格局之宽,开唐音之雅正,启古文运动之前奏,为唐代诗文革新作了立论求索。“骨气端翔、音情顿挫,光英朗练,有金石声”。[13]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明晰而简练地提出其诗文革新主张,从内容形式、艺术表达等方面阐述了诗歌的基本要求。以“骨气端翔”确立诗歌的内在精神,要结言端直,言之有物;意气端爽,阳刚劲健,有飞动之势。以“音情顿挫”阐释诗歌的艺术特征,音节抑扬顿挫,情感波澜起伏,声情并茂。以“光英朗练”展示诗歌的表达手段,强调文辞光彩、明朗皎洁,文质交融、相得益彰。以“有金石声”构建诗歌的审美标准,规避“诗缘情而绮靡”,体现整饬有力、振聋发聩的效果。“尽扫六朝弊习,譬犹砥柱屹立于万顷颓波之中”。[14]其“风骨”“兴寄”,从一般意义上的立论提倡,凝炼为具有引导作用的实践主张,别开生面,使唐诗格局顿宽;彪炳后世,让后来者争相师法,堪称由初唐转变到盛唐诗歌史上的里程碑。《新唐书》言:“唐兴,文章承徐、庾遗风,天下祖尚,子昂始变雅正……子昂所论著,当世以为法”。[15]可见,高雅冲淡之音成为唐诗的主基调,风骨端直成为唐诗的新潮流,与其倡导之功不无关联。

继《骚》《雅》而探前路。“有才继《骚》《雅》,哲匠不比肩”。[16]如果说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是战斗檄文,那么,陈子昂率行诗文革新,则有似开路先锋。——**题材体例不拘一格**。虽然今存诗文数量不多,但题材广泛,体例多样,精彩纷呈。五言古体、五言律诗多有佳作。书、表、碑文、志铭、奏疏、政论等散文亦有善可陈。其诗文或怀古讽今,或借物抒怀,或摹山水田园,或酬文朋诗侣;或着笔边塞,或感遇言志;或近情黎庶,或悲天悯人;或及烟霞老庄,或致方外佛陀,等等。——**“风骨”“兴寄”一以贯之**。其力倡“洗心饰视,发挥幽郁”,更厉行讽喻规劝、资治教化,不发绮靡之音,不遭脂粉之气,不做无

病呻吟。揆其诗作,可见一斑:《苍苍丁零塞》《朝入云中郡》反映边戍和边民苦难;《圣人不利己》刺大兴土木建庙宇的佞佛时弊;《贵人难得意》《翡翠巢南海》喻滥刑苛政;《逶迤势已久》述骨鲠之臣不逢明主的悲哀;《兰若生春夏》发宏图难展的感慨;《薊丘览古》《登幽州台歌》抒孤独遗世、独立苍茫的落寞。尽管其诗作也有形象不够丰满、说教冲淡情感等不足,但不失其诗文革新先驱地位,无损于“才名括天地”[17]的称誉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论及唐诗,以其独树一帜,标为“陈拾遗体”。[18]

“沈宋横驰翰墨场,风流初不废齐梁。论功若准平吴例,合著黄金铸子昂。”[19]诚然,其横扫艳丽纤弱、先行朴素雄健之举,不独气钟岷峨、秀毓巴水,在中国诗歌史上,亦当举足轻重、影响深远。

二、忧国爱民之志士

“口能言之,身能行之,国宝也。”[20]二十四岁入仕,三十八岁归耕,致仕于拾遗,竟寿于不惑,抱憾于“铭鼎功未立”。[21]然察其言,观其行,报国安民的初心,笃定端直的追求,令人景仰。

感时思报国。[22]陈子昂政绩不显,或有历史原因。但治世卓见,却有史为证,《资治通鉴》多处征引其奏疏政论。“每横胡兵入,常为汉国羞”[23]的报国情怀,至今犹发人感喟。——**位卑不忘忧国**。纵观其仕宦生涯,始终身在下僚,但匡时济世的抱负、佐君报国的热忱,又岂能因其地位卑微而予忽略。既有“欲揭闻见,抗衡当代之士”[24]的慷慨,又有越职上奏的无畏。游学京师,以“草莽臣”身份,上《谏政理书》;进士及第,尚未除官,上《谏灵驾入京书》;授麟台正字,身居抄录图书的闲职,上《答制问事八条》《谏用刑书》等重要奏疏,提出“惜刑”“任贤”“招谏”“息兵”“安宗子”等成套主张。从武攸宜北征,位列军中参谋,却每欲运筹,数上军略;不顾多病羸弱,请纓率一万甲兵为先锋,愿为边塞安定而冒锋镝。——**困厄益坚爱国**。时运不济、命途多舛。仕宦期间虽与“武周”集团的关注点多有难合之处,但他仍从久安邦国的视角,提出了“立明堂,兴太学”“安天下百姓,勿使疾苦”[25],安恤天下士庶的治世谋略。两次从军,两次遭贬,两次下狱,个人际遇坎坷,爱国之情,虽遇困境而益坚贞。多次面圣,“愿上大臣书”[26],结果是“奏闻辄罢”,但冰冷的社会现实没能冻结其心头热血,犹不断陈情献策。“坐观逆党”入狱的打击,也没能动摇其爱国之心,出狱即自请“束身塞上”“效一卒之力”“缓服荒夷”[27]。随征契丹,“感激忠义,常欲奋身以答国士,自以官在近侍……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”[28],请战未遂,仍“不识时务”,切言进谏,直至被贬为军曹。——**进退唯念报国**。“每在山谷,有愿朝廷”“虽身在江海,而心驰魏阙”。[29]无论身在朝堂,还是边陲,时常心系国家。从军远征、枕戈边塞,不忘思虑国家靖乱戍边之策,《谏曹仁师出军书》《上西蕃边州安危事》可为佐证。落第归乡,居家丁忧,仍在关注考察蜀川经济潜力,专程赴剑南了解铜矿开采可能性,并据此《上益国事》,提出采矿铸钱以补给军资。卸职归养,栖身田园,还忧史书芜杂,不利资治,乃粗立《后史记》纲纪,以至因“附会文法”获罪,冤死狱中。[30]“逢时独为贵,历代非无才”。[31]其一心系国,执念报国,最终功业不成,或因难合“主意”、不逢“圣贤”,或因书生意气、不切时宜,或因孤身奋发、不善合力。后人为其感叹,应是基于对其治世之才的广泛认可、报国之心的世代颂扬。

悠悠念群生。[32]“万物之灵,莫大于黔首;王政之贵,莫大于安人。”[33]“安人”,是陈子昂治世主张的核心。——**心系百姓疾苦**。饱含“圣人不利己,忧心在元元”[34]的同情,欢呼“安民”。多次上书,建议“薄徭轻刑”“不应危刑,以失民望”。《谏灵驾入京书》认为高宗灵驾从洛阳返葬长安,贻误农时,影响民生,应就近安葬以免劳民伤财;《上蜀川安危事》对人民“失业”“逃亡”深表同情,愤慨指责“官人贪暴”“侵渔”“剥夺”百姓;《上军国利害事三条》提出“修文德,去刑罚,劝农桑,以息天下之人”[35];《谏政理书》主张賑恤安抚鳏寡孤独等,促使“人得安其俗,乐其业,甘其食,美其服”。[36]——**倡导各族繁荣**。明确“制御戎狄,永安黎元”[37]的主张,强调“安边”。他两次参加唐军对西蕃、契丹的征战,亲身经历使其倍加同情戍边将士的遭遇,感同身受连年征战给边疆各族人民带来的苦痛。为此,先后上